



风尘岁月

高耀山 著

风尘岁月

高耀山 著

责任编辑:袁凤影

封面设计:任振江

责任校对:李秀琴

风 尘 岁 月

高耀山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贺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5 千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227-01633-1/I·493

定 价:16.00 元

内 容 提 要

《风尘岁月》以陕甘宁交界地域一个“鸡叫一声听三省”的村庄三四十年代的沉浮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普通庄稼人的生存状态、婚丧养育、离合恩怨、喜怒哀乐、千矛万盾，展露了这方土地的春夏秋冬、耕播收获、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堪称是一部沉重的人物命运史，一幅斑斓的民情风俗画。

主人公追求光明进步，历经坎坷磨难；王、马两家情仇恩怨交织，明争暗斗不息；封建家规、包办婚姻、私塾礼教……摧残了多少善良儿女的身心；红白政权交替变更，使苦难深重的庄稼汉爱憎分明，于黑暗中看到曙光，对未来充满希望。通过王宝生、贺石匠、贺茜、王二德、梁满囤、小兰、马五老汉、秀秀、张英、白凤娥、马三礼、贾先生、王三爷等各色人物的活动，上演了一幕幕慑人心魄的活剧；通过做满月、过红事、过白事、扭秧歌、逛集、编传、唱小曲、争人命等传统的窳陋的村事，淋漓尽致地展露了这方古老地域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民间文艺、风情民俗。

作者将笔墨倾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氛围中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

作手法,演绎了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提供了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思想性强,语言朴实,生活气息浓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

第 一 章

公元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在陕甘宁交界地区——一个“鸡叫一声听三省”的村庄——玛原畔，人们如同往年一样，沿袭古老的习俗，大闹元宵节。主要形式依然是传统的绝活：扭秧歌。

当红红的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秧歌队就在原头禾场上咚咚锵锵敲打锣鼓家什，开始轰场子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闻声，立刻放下手头的活儿，穿上新衣，一个不剩地都从各自家里走出来，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往原头上涌去。

片刻工夫，秧歌开场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个大圆圈看热闹。看得聚精会神兴高采烈。

忽然，北原畔官道上飞奔来一队人马，蹄声踏踏，黄尘飞扬，眨眼间，十几号人马冲到禾场口。

“土匪来啦！快跑！”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才把大家从痴迷中提醒。人群立刻就乱了营，呼叫着，哭喊着，惊慌得四散躲避，满村的鸡飞狗跳墙……一个欢乐、宁静的村子，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土匪一阵狂风似的窜进村，见门就进，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有三个横眉竖眼的家伙，手提鬼头大刀闯进村西大户马三礼家宅院。却见厨窑门口背身站着一位穿红挂绿的年轻媳妇。土匪淫心顿起，便如饿虎捕食一齐扑上前去。矮个土匪伸手去摸她的腰肢，

狠狠捏了一把，惊吓得年轻媳妇“吱哇”地尖叫了一声，腰身一闪，猛然调过脸面。

土匪们抬眼仔细一端详，这年轻媳妇生得一脸干稠麻子，相貌很丑。大个土匪轻蔑地哼一声，满口污言秽语：“麻脸婆娘，×上不香！”

另一矮个土匪话语更脏：“×是一样的×，脸上分高低……”

年轻媳妇脸颊涨得通红，厉声斥责：“畜牲，嘴放干净点！”

“臭婊子，谁×你！男人哪里去啦？”土匪穷凶极恶地逼问她。

“没男人！”年轻媳妇并不怯火土匪。

“扯你娘的淡！明明看见一个男人跑进院子。”土匪很凶狂，骂咧咧，“十个麻子九个怪，剩下一个最日赖……”

“搜！”大个土匪一声令下，两个矮个土匪一个箭步冲进厨窑，翻箱倒柜，砸锅掀瓮搜起来。

年轻媳妇正是这家主人马三礼的妻子白凤娥，婚后快十年了，丈夫嫌她脸麻相丑，心里老大的不悦意，整天挂一副冷脸子不搭理她。白凤娥却从心底里看上了马三礼，除了夜里给他施手段，平日里千方百计亲近他，照顾他，让他喜欢。此刻，土匪要搜捕丈夫，她已拿定了主意，拼死也要护住他。

土匪眼看就要掀翻窑脑里盛粮食的草囤子，暴露出藏在里面的马三礼。白凤娥的心怦怦直跳，脸面倏然煞白。就在矮个土匪动手掀草囤之际，她急中生智，恰到好处地“蹭”一下将棉裤脱下膝盖盖，上前双手紧紧抓住站在门口的大个土匪，歇斯底里大哭大叫：

“土匪要×我！土匪要×我！快救人哪！”喊声很惨人。

土匪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呼喊和魔事惊呆了。顿时，宅院外归来的大黄狗汪汪叫着跑上前，它见陌生人与主人相撕，狗护主人的本性使它凶相毕露，狂吠着猛扑过去，张牙舞爪，一口咬住土匪的裤腿……

她的呼喊惊动了四邻，那些未及躲逃的女人娃娃和不怕土匪

的老婆老汉们闻声纷纷赶来了。白凤娥人仗狗势，又见来了这么多邻居，更加胆壮，便索性甩掉裤子，光了屁股跟土匪拼命……

俗话说：好的怕赖的，赖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土匪一看这婆姨又泼又赖，大天白日竟敢当众脱裤子拼死命，绝不是个善茬子。然而这伙心狠手毒、性如禽兽的家伙，岂会被一个脱裤子变脸的村妇唬住！

二三十年代，陕甘宁地区土匪成伙，明火执杖，不仅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更可恨的是抓男人抢女人，谁家有青壮年男子，就鞭打绳拴抓去入伙，干苦役，常常丢了性命；如果是年轻媳妇、姑娘，就抢去奸污蹂躏……一个好端端的人家，一时三刻会被土匪糟践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几个土匪相互嘀咕几句，说声“弄”，就疯狂地扑上去抓挖白凤娥，撕扯她的衣服……正在此大祸临头的危险关头，村子塄畔上传来一阵紧似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弹声，并有人大声疾呼：“红军游击队来啦！”“刘志丹的队伍进村啦！”

这些年来，这里是红白武装力量扯锯的地方。共产党在陕北组织穷人扯旗造反闹革命，势力日渐强大。尤其是刘志丹、谢子长的队伍，四出游击，神出鬼没，搞得反动武装势力晕头转向，胆战心惊，即使国民党的正规武装也惧怕三分，何况这帮散兵游勇，毫无战斗力的土匪！几个家伙正欲施暴，忽听枪声和刘志丹队伍来了的喊声，吓得魂飞胆丧，屁滚尿流，撂开白凤娥，蹿出宅院，跳上马背，踏着原路惶惶然向北逃跑了。

土匪逃走后，却不见刘志丹队伍的影子。人们感到蹊跷，这是咋回事呢？原来是本村聪明机智的马五哥，为了保护村邻生命财产安全，急中生智，拿出一挂鞭炮，放入木桶中点燃了，在一阵爆响声中，扯开嗓门大呼二叫刘志丹队伍进村啦……土匪闻风丧胆，如惊弓之鸟，扬起一道黄尘逃窜了。这件事如长了翅膀，不胫而走，很快就远远近近，四方八面地传开了。知情者交口赞誉马五哥

有胆有谋,用调虎离山之计搭救了众乡亲;而外界人则捕风捉影,传得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说白凤娥不是寻常妇道人家,竟敢在土匪面前脱裤子大闹,救了自己的丈夫……

人们眼羡慕马三礼娶了个有本事的婆姨,这个说:“家有丑妻是个宝。”那个说:“这年头娶个麻婆姨不遭祸事……”

马三礼还能说什么呢?无论如何,白凤娥敢于豁出性命救自己,铁的事实血的教训说服了他。罢罢罢,这是妻命,他认了。从此,改变了对妻子的冷淡态度,认真地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和义务,跟白凤娥红红火火过日子,一本正经地书写男人和女人的人生故事。

然而,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爱情对人类来说,更是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神圣得不能再神圣!谁能说得清呢?马三礼一看见麻脸妻子,心里总是疙疙瘩瘩不舒坦。他由不住拿白凤娥跟本村伙伴王二德年轻美貌的妻子张英相比。人比人活不成,货比货卖不过。一对比就分出高低贵贱来了,王二德的婆姨是一朵花,自己的婆姨是粪疙瘩。旁人的婆姨好,自己的娃娃乖,他觉得这话很对。他常对人说:“我要娶上张英那样俊俏的婆姨,天天把她扛在脖子上也心甘情愿。”

凭心而论,像马三礼这样要人才有人才,要本事有本事的庄稼汉子、玛原畔村一位颇有能耐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完全可以娶一个趁心如意的妻子,恩恩爱爱过一辈子好日月。可是,命运偏偏跟他开玩笑。马三礼的爹妈放着周围村庄许多细皮嫩肉、秀丽端庄的大姑娘不给儿子找,却愣是看中了白原畔白庭贵的麻脸姑娘白凤娥。爹妈有爹妈的观点,认为白凤娥有三大优势:一是她娘家根底好,白家是大户人家,家业殷实,人有德行,子女有教养,凤娥长到十五岁已经调教得针线、茶饭、推磨、碾米……样样家务活儿提得起放得下,见人懂礼仪,尊老爱幼守规矩,谁见了谁夸;二是白凤娥有一副好身材,十五六岁就发育得人高马大,体形夯实,胸凸乳隆

臀浑圆，正符合了庄户人择妻的要求——买牛要买趴山猴，娶婆姨要娶大屁股；三是白凤娥脸麻面丑，不会惹人眼馋，更不至于拉客养汉。相反，山旮旯种得好麻子，丑婆姨养得好娃子。这种女人很能生养。用马三礼老爹马文焕的话说：“娃呀，你找上这样的媳妇是烧咧高香咧。”

在父母的包办下，又面对这三条绝对优势，马三礼纵有日天的本事，也难推翻这门亲事。于是，他十分不满地说：“行行行，你们娶谁我都愿意！”

马文焕听儿子话中有话，睁圆了眼，教训儿子：“三礼！你甭耍二杆子脾气，我是为你好呢。”

马三礼便不敢再犟嘴。但他心却像针扎一般疼痛，他别无选择，只好默认了。

玛原畔村分东庄和西庄。全村五十多户人家，只有马、王两户日子过得宽展红火，是典型的吃穿有余、不缺钱花的殷实人家。外乡人一入村，不用打问，从外表就一眼看得出来：村西村东各有一大户人家，都围了土院墙，大门盖了砖门楼，安了木门扇。它们如鹤立鸡群——格外醒目。给人一种虎踞龙盘，旗鼓相当的感觉，很难分辨出谁家高谁家低。别看这两户人家地位显赫，但却不盛气凌人，他们与邻居相处和睦，关系倒也融洽。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本地的老户，人老几辈子，乃至几十辈子就在此村居住。传说，同治年间兵燹之前，王马二姓人丁兴旺，全村号称百户千口。同治兵燹后，死亡惨重，仅仅落得王马两人，从死人堆里幸存下来，惨淡经营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才慢慢恢复发展到如此规模。所以，全村人员、家庭及社会关系比较单纯，以王马二姓为主，可谓亲套亲，邻靠邻，追根刨底是两家人。至于王马二姓跟全村人的亲戚关系，恐怕三日五夜也理不出个头绪。欲想理清他们的关系，就得顺蔓摸瓜，即从村东大户王二德家和村西大户马三礼家摸起，抛开枝枝叶叶

不管，只抓住王二德宝贝儿子王宝生拜请马三礼为“干大”，以及十五年后王二德与马三礼又结为儿女亲家这个纲，王姓的以王二德为准，马姓的以马三礼为界，左挨右靠，上挂下连，全村人的辈分称呼就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了。

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了解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怎样悲欢离合，恩仇爱恨；如何酸甜苦辣，荣辱浮沉……为了追寻生活，有多少人轰轰烈烈，舍生忘死；有多少人庸庸碌碌，苟且偷生……进而，去体验生活，深思人生，理解命运……

有生活阅历的人，走近马三礼家院门首，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户会过光景的殷实人家：宅院被高高的土墙围了，墙脊上苦了三层青砖，大门是砖砌的门楼，两扇木板门扇严丝合缝。大门框上贴一幅褪了色的楹联，虽然破残不齐，字迹却依稀可辨：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眉披：勤俭持家。院内一溜四孔窑洞，门面窑眉一律甃了砖石，显得排场阔气。院墙内外挺立着高高低低、粗粗细细两行杨树，生机勃勃，奋发向上，就像这家的主人，表现出追求生活的热忱，创家立业的勤奋。

十年前，马三礼父亲马文焕执掌家事那阵子，由于家庭人口多，又遭横事又遇年饥，家业急骤破落，由大户富户变为破落户，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在青黄不接之季还出现过缺粮断炊的困顿。马文焕撒手西去之后，马三礼与大哥马大礼，二哥马二礼分门立户，另起炉灶。短短十年时间，他勤劳治家，一跃成为全村的富户。用玛原畔村人的话说，马三礼的光景是苦出来的。这话当真。

马三礼粗手大脚，身体结实，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能吃大苦耐大劳，没有耕畜农具，就带着妻子孩子用镢刨，用铁锹翻土地，不违农时地把种子播进土里。农闲时，他就出去给人挖窑洞、打土坯，或是扯大锯、淘水窖，真所谓见活就干，饿了就吃，工钱随主家的便，给土布、五谷杂粮、家具器皿、皮毛、木料什么都行，反正他是跌倒不空回，拾进篮子的都是菜。

妻子白凤娥，更会管家过日子。外人嫉妒地戏谑她是“狗×锁子，好进难出。”她自己则说：“男人是个耙耙，女人是个匣匣，不怕耙耙没齿，就怕匣匣没底。”她深谙持家之道：一要勤劳，二要节约。为了这个家，她起五更睡半夜，女一半男一半地苦干，她省吃俭用从不破费一粒米一根线。还把两个儿子大虎二虎和女儿大兰调教得腿勤手快，一天到晚跟着她滴溜溜转。就连年仅四岁的小兰也懂得节约粮食：吃饭时，她伸出小手将撒在桌上、木盘里的米饭粒，一颗一颗捡起喂进嘴里。

一家人苦苦挣巴了几年，就脱掉了穷帽，过上了吃穿有余的好光阴，新修了院子，添置了家产，一跃成为与王二德家并驾齐驱的富户。但马三礼却不以此为满足，思谋着学一样手艺。他懂得：庄户人要想富，学个手艺和技术。再说，他一大家七八口人，吃喝拉撒，开销很大。若不想办法积攒些家产，这日子怎么过！一天晚饭后，他把蓄谋已久的想法说出来跟妻子商量：“冬天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我想出去学个手艺。”

白凤娥笑了，说：“世人有言，人过三十不学艺，你已年近四十，还学的哪门子手艺？”

马三礼不同意妻子的说法，反驳道：“妇人之见。世人还说过，活到老，学到老，八十五岁还学巧。我要活到八十五岁，还没活过半，咋不能学手艺！”

白凤娥抿嘴一笑，说：“八十岁学喇叭，学会气断咧。”

话说到这里，马三礼便不再卖关子，亮出了底牌：“我思谋了好长时间，想学毡匠。这手艺简单，三锤两梆子，不到半年就能学会。”

白凤娥听了不再反对，她暗暗佩服丈夫的谋略。俗话说，一做官，二打铁，三撵羊毛。撵羊毛擀毡这种手艺既容易学，又能挣大钱，其实惠程度仅次于做官、铁匠的收入。

果然，马三礼不久就学会了擀毡，几年光景，就闹发达了，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名气也越来越大。远近周围的人提起马三礼，莫不竖大拇指夸赞：“马三礼是个有本事人，拴在石头上也饿不死呵！”

第二章

村东王家可谓财旺人不旺。王二德的爷爷王明亮、父亲王有财，都是单传，到了王二德这一辈，父亲庆幸生了他兄弟俩，不幸哥哥王大德二十岁上夭亡了。连媳妇也未及娶过。按乡俗，算是没翻人身，入不了老坟茔，在后山坡随便挖个土坑埋葬了。王有财惋叹不已，只好认缺儿少女之命。为了壮大门户，填补独子之憾，便有意不给二德另取官名，意为还有王大德存在，等于打肿脸充胖子。王有财家是名副其实的祖德淳厚、家业殷实的人家。由于备受没文化之苦，对于子弟念书识字非常重视。玛原畔村的私塾学堂就是王有财一家捐资建立的。王有财不惜花钱捐物建私塾的原因据说是为了争口气，让儿孙不再受无文化之苦之辱。王有财就曾经受过这方面的侮辱——他是个双手写不了两撇八字的庄稼汉，那时候玛原畔村方圆百里只有北原畔贾员外的公子贾耀祖，人们称他贾先生，是个秀才，识文断字。有一年快过春节了，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写好了春联，唯独王有财家的春联无着落。王有财便去求贾耀祖写，贾耀祖正值年少气盛，非但不给写，还说出许多讽刺挖苦话：“王家祖坟埋了鳖，后辈儿孙全是睁眼瞎……”王有财气得脸青心跳咬牙关，忿忿骂道：“狗日的是庙门上拉屎——欺负爷爷哩！”他心里清楚，贾耀祖不给他写对联是挟嫌报复；王有财

的爷爷为了土地曾经和贾员外闹过一场大纠纷。

王有财熬到腊月三十日黄昏，对联还未写出来，他急中生智，喊来王二德，取出墨锭、砚台，让儿子倒水研磨，自己裁好红纸，然后缩起袖头，伸开五指蘸了墨汁，信手狂草乱舞起来。片刻，几副墨迹淋漓的“梅花篆字”楹联贴上大门二门。正月初三，远亲近邻的人挨门逐户看春联，谁也不认识王有财家的“草”字，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有人问王有财：“这对联是谁写的？”王有财回答说：“是一位外地过路先生写的。”

“这字很草，写的啥呀？”

“先生说这是梅花篆字，你们当然不认识。”

此消息传到北原畔，贾耀祖听了很纳闷。一天，他悄悄来到王有财家门首，仔细辨认了半天，终于识破机关，当着众人嗤之以鼻，讥讽道：“狗屁梅花篆字，纯粹是驴屎画门神！”

这件事对王有财刺激很大，所以他在世的时候，一人出资为玛原畔村修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私塾学堂——三间起脊松木砖瓦房，外带三孔土窑洞。修路建桥，眼见的功劳，那算是小小的善事。而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功德无量的大善事。王有财刚把学堂办起来，就得了重病。在他咽气的时候，还伸出鸡爪似的手抓住王二德的手，断断续续少气无力地说：“……二德……德儿……好，好……念……书！”说完这句话，立时松了手，一偏头，蹬了蹬腿，就断气了。

王二德披麻戴孝，哭鼻子抹泪，在亲邻的帮扶下，抬埋了老爹，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王有财一死，王二德被迫辍学了。王家的门户要他来撑持，这是别无选择的事。好在老爹在世时已经为他娶了妻子，又挣下一份比较厚实的家业，才使得这位二十多岁的肩膀尚嫩的青年人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其实，对于王二德来说，肩上的担子再沉重也压不垮，最使他难以承受的是精神压力——没有儿子。俗话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二德跟张英结婚已经四年，这期间，先后生过两个女孩，全都没有度过四六风的厄运便夭折了。张英为此伤心得哭死过去好几回，都被邻居用凉水喷救活。家有贤妻，夫不遭祸事。张英为人贤惠，会过日子，对王二德温顺体贴，对公婆百般孝敬。然而，总觉得愧对王家。她心里明白，作为人妻，若不能生子留后，有何资本和脸面在丈夫家长久生存！常言道，老驴忌讳烂脊梁，婆姨忌讳不生养。尽管王二德待她特好，夫妻情深恩厚，从未就此事怨过一言半语，但张英自感问心有愧，总觉得欠了王二德一笔巨大的债，常常对丈夫诚恳要求：“我不能给你生个儿子，你把我休了再娶吧……”

每次说这话，王二德就截住话头，安慰她：“你胡说些啥，不是你不会生娃娃，是我没福气，没得儿子的命……”接下来就找些好言语劝慰鼓舞妻子放宽心，莫悲叹，每次谈起没儿子的话题，结束语总是这句谚语：“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并且一再鼓励妻子说：“咱们都年轻，会有儿子的。老先人没亏人嘛，哪会绝了后！”

王二德话虽说得有道理，但自个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甚至有些焦急、恐慌。这也难怪，因为王家已经是三代单传，他要是没儿子，岂不绝了王家的后！于是王二德自父亲去世后，再也无心思摸书本，对创家立业的事也不感兴趣，灰塌塌的没了精神，整天郁郁寡欢，情绪低沉，还三天两头生闷气。连老娘王刘氏也不敢冲撞他。老娘眼巴巴看着他端了父亲用过的白铜水烟壶，靠在被垛上吸烟解闷气。王二德有时大白天也不干营生，坐在热土炕上，左手端了烟壶，右手指头间夹着点燃的纸捻儿，“噗”地一口吹起纸捻火苗，对着装有黄亮烟丝的烟壶嘴，一口气吸进去，烟壶里的水咕噜噜一连声儿响起来，接着蓝色的烟雾从鼻孔徐徐喷出。然后，拔下烟筒，“哧”地吹出一口气，燃过的烟灰蛋就弹出好远，落到地上粉碎了。

看了这场面，张英心里很愧疚，也更难熬，说不敢说，劝又没词

儿,除了伤心抹泪,就暗暗哼曲子解忧愁:“想儿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了胖娃娃。”一天夜里,王二德坐在土炕上吸烟过瘾,张英又在窑院外白杨树下唱曲儿解忧愁。王二德听了,长叹一声,鼻子一酸,一阵难过,眼圈有些发红,气狠狠地将水烟壶砸在脚地,纵身跳下炕,赤脚片跨出门槛,直奔白杨树下,使劲拉张英回去。不拉还好,这一拉,她竟呜咽着哭出声来,越哭越伤心。王二德便伸开双臂将张英抱在怀里,边往院内走,边发泄闷在心的话:“回窑里睡觉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不信咱两口生不出个娃娃……”

张英止住哭泣,猫儿似的温驯,让丈夫抱回窑洞。

过了一年,农历九月初八这天,王二德宅院窑洞里传出一声接一声婴儿尖锐稚嫩的啼哭声。张英果然为王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生了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娃。这满炕哇哇啼哭的新生儿,一下子把罩在张英心上的愁闷脸上的晦气扫荡得干干净净。她白净的脸蛋泛起喜悦的红晕,活像一只刚下完蛋的母鸡。儿是精神,钱长势。妻刚生产那几天,王二德就像一只红脸公鸡守候罩窝母鸡,喜得合不拢嘴巴,整天围着张英团团转,一会儿给妻熬小米汤,一会儿抱柴禾给妻烧热炕,忙得不亦乐乎。嘴里还不住地问妻:“饿吗?渴吗?人轻省吗?”

张英虽然乏困得浑身没了一丝丝力气,心里却甜滋滋的好受。她情不自禁地告诉丈夫:“是个儿子,儿子!”

这话已经说过多次,但王二德并不觉得啰嗦,咧开大嘴巴夸赞妻子:“这是你的功劳,也是先人老祖宗的荫德。”张英听得心花怒放,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

过了几天,张英急切地催促王二德:“孩子大,给娃起个乳名吧!”她之所以急着要给娃儿起名有她的深层含意——为的拴住孩子,使他顺利度过四六大关。近几日她常常想起前两个女孩的不